

## · 理论探讨与文献研究 ·

## 论鹿角霜炮制方法的变迁

于大猛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对鹿角霜炮制方法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探讨。鹿角霜产生于隋代, 在唐代仍未引起重视。宋代随着鹿角胶使用的增加, 鹿角霜开始进入医家视野。元代创立了鹿角霜炮制的基本法式。明代进一步改进了其炮制的工艺, 完善了其药性理论。清代对鹿角霜的炮制工艺进行了反思, 认为鹿角霜应该将胶质留在霜中, 并重新定义了鹿角霜的概念。建国以来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关于鹿角霜的认识与明代的炮制理念相同。认为现代鹿角霜研究应注意: (1)鹿角霜应为胶霜的复合体; (2)应开展胶霜合用工艺的比较研究; (3)应重新定义鹿角粉与鹿角霜; (4)鹿角霜应入丸散剂; (5)应进一步探讨煮霜过程中的热水频添工艺原理。

**关键词:** 鹿角霜; 炮制; 历史沿革; 鹿角胶; 鹿角粉

中图分类号: R28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213(2021)01-0182-07

DOI: 10.13359/j.cnki.gzxbtcm.2021.01.032

## Exploration of the Changes in Preparing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YU Da-Meng

(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reparation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deglyed deerhorn powder) in various dynasties was discussed. The preparation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originated in Sui Dynasty, and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practitioners in Tang Dynasty.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utilization of Colla Cornu Cervi in Song Dynasty,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becam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escriptions. In Yuan Dynasty, the fundamental preparing methods for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 process of the preparation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was improved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property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was also improved. In Qing Dynasty, the process of the preparation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was rethought,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should not be deglyed, and the conception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was also redefin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iterature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recorded in various editions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is as the same as that in Ming Dynasty.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hould be stressed: (1)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is the mixture of gelatin and deglyed powder; (2)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he process for the mixture of Colla Cornu Cervi and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is needed; (3) Deerhorn powder and deglyed deerhorn powder should be redefined; (4) Deglyed deerhorn powder should be used in the preparations of pills and powder; (5) The principle of frequent inpouring of hot water during the deglyed preparation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 Cornu Cervi Degelatinatum; prepar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Colla Cornu Cervi; deerhorn powder

收稿日期: 2020-02-27

作者简介: 于大猛(1972-),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E-mail: ydmpzyj@163.com

基金项目: 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重点项目[编号: 基金办(2015)7号]

建国后, 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关于鹿角霜的炮制方法的表述趋于一致: “本品为鹿角去胶质的角块, 春秋二季生产, 将骨化角熬去胶质, 取出角块, 干燥”<sup>[1]</sup>。即鹿角熬去胶质所余为鹿角霜。这种观点目前已成为业界共识。但是, 回顾鹿角霜炮制的历史, 会发现古人对鹿角霜炮制方法的认识有着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元代炮制方式的确立, 清代的反思与理性回归, 对现代鹿角霜的炮制方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兹分述如下。

## 1 起源于隋

鹿角胶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称为“白胶”。鹿角的颜色是黄黑, 鹿角胶的颜色是黄褐, 都与“白”不相关。唯有鹿角煮后呈白色, 这正是“白胶”之名的由来。《名医别录》记载“出云中, 煮鹿角作之”, 指出鹿角胶是用鹿角煮制而成, 但是未说明煮胶所剩的鹿角霜的用途。

在汉晋时期, 方书中均无应用鹿角霜的记载。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公元3世纪)中仅有一首方中使用了鹿角胶<sup>[2]</sup>。南北朝时期, 鹿角胶多用于制作角弓的粘合剂, 医家很少用, 而道家常用。如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约公元480-498年)“白胶”载: “今人少复煮作, 惟合角弓, 犹言用此胶尔。方药用亦稀, 道家时须之”<sup>[3]</sup>。关于煮鹿角胶的方法, 原书记载了两种, “作白胶法: 先以米泔汁渍七日令软, 然后煮煎之, 如作阿胶尔。又一法: 即细剉角, 与一片干牛皮, 角即消烂矣。不尔, 相灰百年, 无一熟也”。文中第一种方法是先用米泔水浸泡鹿角7 d后再煮, 煮法同阿胶。当时阿胶的煮制方法, 以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公元533-544年)“煮胶法”所述最为详尽。笔者曾按照书中所示工序, 成功复制了1500年前的煮胶古法<sup>[4]</sup>。该书所示诸胶均为动物皮, 如牛、驴、猪、马、骡、驼等, 并未用鹿角。但阿胶与鹿角胶二者的煮制方法还是有区别的。陶弘景所谓“如作阿胶尔”, 只是言其大致工序。文中第二种方法是指取鹿角细屑与牛皮同煮。用鹿角细屑煮胶的时间显然要较使用鹿角段煮胶的时间短, 只要勤于搅动不焦糊, 成胶是没有问题的。在各种动物皮中, 牛皮的出胶率是最高的。以牛皮煮胶, 将鹿角屑煮软成泥即可。鹿角胶与鹿角霜、牛皮胶均混在一起, 成为一种混

合胶。这也是鹿角胶与鹿角霜合用的最早记载。

隋代的雷斅亦是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其在《雷公炮炙论》(约公元500年)中叙述了鹿角霜制作的详细方法。原书载: “注《乾宁记》云: 其鹿与游龙相戏, 乃生此异尔。采得角了, 须全戴者, 并长三寸, 锯解之。以物盛, 于急水中浸之, 一百日满出, 用刀削去粗皮一重了, 以物拭水垢令净。然后用醯醋煮七日, 旋旋添醋, 勿令火歇。戌时不用着火, 只从子时至戌时也。日足, 其角白色软如粉, 即细捣作粉, 却以无灰酒煮其胶阴干。削了, 重研, 筛过用。每修事十两, 以无灰酒一镒, 煎干为度也”<sup>[5]</sup>。文中鹿角经过浸泡、刮粗皮、醋煮、捣细粉后, 就得到了鹿角霜。后世多将其“醋煮”改为“水煮”。这是目前本草文献中关于鹿角霜炮制方法最早的记载。但是, 由于《雷公炮炙论》是道家制药的专著, 当时并未引起医家重视。

## 2 发展于唐宋

唐代的《新修本草》(公元659年)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本草专著, 其中并无鹿角霜的记载。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公元652年)中亦无鹿角霜的记载, 该书中含有鹿角胶的方剂也仅有6首。当时鹿角的应用以散剂为主。如《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合和第七”载: “凡汤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黄, 须末如粉, 临服纳汤中, 搅令调和服之”<sup>[6]</sup>。

《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九“腰痛第七”“独活寄生汤”载: “鹿角去上皮取白者, 熬令黄为末, 酒服方寸匕, 日三”。文中未指出鹿角去上皮的方法, 可以推测是通过浸泡后刮去, 也可能是用锉刀锉去。“熬令黄”没有指出用何作为媒介熬, 如何熬。原书卷二六“食治·鸟兽”载: “角: 剉取屑一升, 白蜜五升, 溲之, 微火熬, 令小变色, 暴(曝)干, 更捣筛, 服方寸匕, 日三”。即用白蜜浸后, 微火熬, 晒干为末。因并非不是用水煮, 故与鹿角霜无关。原书卷六收录了外用方“鹿角散”: “令百岁老人面如少女, 光泽洁白方。鹿角(长一握)、牛乳(三升)、川芎、细辛、天门冬、白芷、白附子、白术、白蔹(各三两)、杏仁(二七枚)、酥(三两), 上十一味, 咀咀。其鹿角先以水渍一百日, 出与诸药纳牛乳中, 缓火煎令汁尽, 出角, 以白练袋贮之, 余药勿取。至夜取牛乳石

上摩鹿角，取涂面，旦以浆洗之，无乳，小便研之亦得”。文中是将诸药汁煮渍入鹿角内，再用鹿角磨牛乳，取汁外用。可视鹿角霜的外用法。

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公元739年)增补了大量《新修本草》所遗漏的药物。明代李时珍评价：“藏器，四明人。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但是，该书中亦无鹿角霜的内容。

唐·王焘《外台秘要》(公元752年)中记载了一首鹿角入汤剂的处方“鹿角汤”。原书载：“鹿角(一具屑)、韭白(半斤)、生姜(一斤)、芎藭、茯苓(各二两)、当归、鹿茸(炙，各二两)、白米(五合)，上八味切。先以水五斗，煮鹿角，取一斗二升，去滓。纳诸药煮取四升，分服一升，日三夜一”<sup>[7]</sup>。文中鹿角加水五斗煮至一斗二升，时间虽较短，但是由于鹿角已经为屑，容易煎煮，故也可煮出一些胶质成分。将剩余鹿角霜称为“滓”，显然是要丢弃的，可见当时鹿角霜并不受重视。

由上可知，唐代并未沿袭《雷公炮炙论》中鹿角霜煮制的经验，文献中亦无鹿角霜的应用记载，甚至将煮过的鹿角视为药渣。

宋代鹿角胶在方书的使用频率增加，仅王怀隐编撰的《太平圣惠方》(公元992年)中就有128首含有鹿角胶的方剂，《圣济总录》亦有57首。鹿角霜此时开始进入医家视野，但是应用很少。以下可为佐证：含有鹿角霜的方剂，《太平圣惠方》中仅有5首，《圣济总录》仅有3首。而作为官方颁布发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公元1078年以后)，都未见记载。

宋代对鹿角霜的定义有二。第一是煮鹿角为霜。如陈衍《宝庆本草折衷》(公元1227年)卷一五“白胶”载：“此是鹿麋之角，已煮取脂液为胶。今其本质之白者，为霜也”<sup>[8]</sup>。明确指出煮鹿角胶后所余为霜。宋代方书中所列鹿角霜，多指此种。另外，该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种鹿角胶的煮制方法：“用鹿角及麋角之有脂液者，并顶皮以米汁久渍令软，加干牛皮等料，煮浓汁重煎成胶，割为饼子”。这种方法显然是延续了《本草经集注》的方法，为鹿角胶、鹿角霜、牛皮胶的混合胶。

《圣济总录》卷第一百八十五“麋角霜丸”载：“麋角一副，用水浸一七日，刮去皱皮，镑为

屑。盛在一银瓶内，以牛乳浸一日。如乳耗更添，直候不耗。于麋角屑上，乳深二寸。用油单数重，密封瓶口。别用大麦一斗安在甑内，约厚三寸，上安瓶。更大麦周围填实，露瓶口，不住火蒸一复时。如锅内水耗，即旋添热汤。须频取角屑看，烂如面相似即住火取出。用细筛子漉去乳，焙干”<sup>[9]</sup>。文中所用麋角，一般认为优于鹿角。如《证类本草》收录的宋·苏颂《本草图经》曰：“今医家多贵麋茸、麋角，力紧于鹿”<sup>[10]</sup>。麋角霜丸是用乳浸，瓶装，大麦掩，笼屉蒸的方法，使麋角通过加热粉碎，是一种质优效高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需将麋角粉碎，更需通过加热将其中的胶质煮出，得到的麋角霜是胶与霜的混合物。虽然最后用细筛子漉去的牛乳中含有鹿角胶，但是，留在鹿角霜中的鹿角更多，其效果远较煮鹿角所余之霜强。

第二是将鹿角粉碎称为霜。如《宝庆本草折衷》载：“亦有用鹿麋老角火煨成霜。”至于用火煨的方法，《太平圣惠方》卷二十上“鹿角霜圆”载：“鹿角一斤，以桑柴火及炭火烧，捣罗为末，又以浆水和作团再烧，如此九遍成霜”<sup>[11]</sup>。文中用火加热使鹿角碎裂，再用米泔水和成团后再烧。由于火直接烧鹿角会出现焦糊，可损失药效，故这种方法并非优选的制粉法。

宋代鹿角胶的煮制方法已经普及。据《宝庆本草折衷》卷一五“白胶”记载：“或以红印印之，今处处皆得其法”<sup>[8]</sup>。可见煮鹿角胶作坊很多，而且用“红印印之。”即在鹿角胶上以红印为标记，说明鹿角胶的商业化已经很流行了。作为鹿角胶的副产品的鹿角霜也开始进入医家的视野。

### 3 确立于元

元代存续时间较短，只有近百年的时间。但元代医家对鹿角霜的煮制方法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所涉文献为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公元1266年)“煮胶法梁国佐传”与“又煮胶法”<sup>[12]</sup>、许国祯《御药院方》(公元1267年)“固真丸”与“荣芝丸”<sup>[12]</sup>、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公元1345年)“地黄丸”<sup>[14]</sup>。综合以上3位医家所述，可以清晰地展现元代煮鹿角霜之法，具体如下。

第一是鹿角的切制。鹿角枝叉较多，不便直接入锅煮制，需要先行切制。《御药院方》固真丸载：“截作三寸长短，解作两缕”。即锯为三寸



长, 再从中劈开或锯开。《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又煮胶法”记载为二寸或三寸。

第二是鹿角的净制。鹿角的净制分为两步。第一是在切制后用水浸泡, 如《御药院方》固真丸用河水浸七日, 每日换新水。荣芝丸则要用东流水浸泡四十九日。第二步是在鹿角浸泡或煮软后去掉其表面的粗皮。如固真丸载: “煮得角软, 削去黑皮”。

第三是煮胶时间。《御药院方》固真丸记载的时间是三伏时, 即三昼夜。荣芝丸记载的时间是二昼夜。《类编朱氏集验医方》“煮胶法梁国佐传”记载的时间是二昼夜。同书“又煮胶法”则根据鹿角煮软的时间而定, 通常为一至二昼夜。

第四是热水频添。在煮制鹿角的过程中, 随着水分的不断蒸发, 需要重新添水。《类编朱氏集验医方》“煮胶法梁国佐传”载: “常以铁瓶烧水在灶门口, 如钵内水耗一寸, 又添一寸, 断不可添冷水。”文中强调一定要添加热水。当时没有保温瓶, 为了保证随时有热水, 用铁瓶烧开水置灶口保温, 随时添加。《御药院方》荣芝丸亦记载: “甜水煮两伏时, 温汤添”。

第五是成霜的火候。由于煮鹿角的时间只是参考, 还要有具体的成霜火候。《类编朱氏集验医方》“煮胶法梁国佐传”记载: “再入缸浸三日……用第二次所浸水入钵内和鹿角煮……以煮尽水为度。”文中指出要将浸泡鹿角的一缸水来煮制鹿角, 要将这缸水用尽。其目的是恐鹿角的有效成分浸在水中, 影响鹿角胶霜的质量。并非是成霜的火候标准, 而且文中没有规定鹿角的用量及缸的大小, 不具备可操作性。《御药院方》固真丸记载的火候是: “煮得角软。”文中以角软作为标准更客观些。

第六是添加辅料。《御药院方》中固真丸中记载的辅料是黄蜡, 荣芝丸中记载的辅料是大麻仁、黄蜡、青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中“煮胶法梁国佐传”中没有添加辅料, 书中“又煮胶法”添加的辅料是桑白皮、楮实、硫黄、朱砂。

第七是胶霜同用。鹿角煮制成鹿角霜与鹿角胶往往同时应用。如《御药院方》固真丸与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地黄丸, 均是将鹿角霜与他药共研粉, 再用鹿角胶烊化后, 与诸药粉混合制丸。元·释继洪《澹寮集验秘方》(公元1283年)“斑龙丸”载: “昔西蜀市中, 尝有一道人货斑龙

丸, 一名茸珠丹。每大醉高歌曰: 尾间不禁沧海竭, 九转灵丹都漫说。惟有斑龙顶上珠, 能补玉堂关下穴。朝野遍传之。其方盖用鹿茸、鹿角胶、鹿角霜也”<sup>[15]</sup>。这种鹿角胶与鹿角霜同用的方法, 无疑增强了鹿角霜的功效。

以上诸条, 共同构成了鹿角霜煮制的法式, 对明清时期鹿角霜的炮制方法影响颇大。

#### 4 鼎盛于明

明代在继承元代鹿角霜炮制工艺的基础上, 在防止焦糊、添加热水方法、成霜火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炮制工艺进一步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首提木篦防焦法。在煮制鹿角霜的过程中, 由于锅底温度过高, 容易出现焦糊。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煮胶法”中记载的防焦方法为: “长作木匕, 匕头施铁刃, 时时彻搅之, 勿令著底”<sup>[16]</sup>。这种用工具不断搅动的方法非常费力, 且不适于鹿角这种质沉成块的材料。明代医家发挥了其聪明智慧。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公元1505年)“白胶”载: “仍于锅内如前安桑木篦, 勿令着锅底, 篦子上铺桑白皮一层, 却将鹿角层层铺, 注长流水”<sup>[17]</sup>。文中提出在锅底置木篦, 木篦上铺桑白皮, 桑白皮上铺鹿角, 加水漫过鹿角, 可避免鹿角接触锅底产生焦糊; 加桑白皮既可防止煮制鹿角过程中产生的碎渣落入锅底, 又利用其黏性使胶质黏稠。

第二是改进热水频添的方法。元代添加热水的方法是用铁瓶置灶门处加热。缺点是温度较低且不方便, 明代医家对其进行了改进。如韩忭《韩氏医通》(公元1522年)载: “以瓦缶入水, 桑柴火煮, 每一斤入黄蜡半斤, 以壶掩住, 水少旋添”<sup>[18]</sup>。文中所示方法为用瓦缶煮鹿角, 瓦缶口置一盛水的壶, 利用瓦缶中的蒸气加热。瓦缶中需要添水时即用壶中热水。明代吴球的《诸症辨疑》卷五“制鹿胶霜法”载: “用二砂罐, 一罐盛角, 一罐盛药珠, 皆入新汲水, 以桑柴烧煨。如无桑柴, 以白炭煨之。二罐俱沸, 如角罐水干, 则徐加入药水; 药罐干, 则加入新汲水, 如法煮三昼夜”<sup>[19]</sup>。文中所示方法为用两个罐子, 一个煮鹿角, 一个煮药汁。用热药汁频频加入煮鹿角罐中。由于添加的是药汁, 所以要另设一罐来单独煮。以上两种热水添加方法均反映了古人的劳动

智慧。

第三是成霜火候的探讨。对于鹿角霜煮制的火候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具体有3种，其一是角软如粉。陈嘉谟《本草蒙筌》(公元1565年)载：“直待角烂如熟羊，掐得酥软则止”<sup>[20]</sup>。其二是角软可切。许希周《药性粗评》载：“桑柴火煮七昼夜，以软可切为度，切片”<sup>[21]</sup>。其三是角质酥松。倪朱谟《本草汇言》载：“其角酥松，即成鹿角霜矣”<sup>[22]</sup>。

第四是复合霜类的种类得到增加。如刘文泰《本草汇精要》添加了人参、茯苓、楮实子。吴球《诸症辨疑》添加了熟地黄、天冬、山药。陈嘉谟《本草蒙筌》添加了楮实子、桑白皮、黄蜡。这些处方中的药物均在煮鹿角时即已加入，虽主要成分会留在胶液中，但是仍有少部分会渍入鹿角霜里。后世罗周彦《医宗粹言》则是在将鹿角煮后取出，才添加麦冬、熟地黄共煮，则属于鹿角胶的复方。

第五是霜胶同用未受重视。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公元1593年)记载：“今人呼煮烂成粉者，为鹿角霜；取粉熬成胶，或只以浓汁熬成膏者，为鹿角胶”<sup>[23]</sup>。文中“取粉熬成胶”一句的意思是将鹿角霜捣成粉，与胶液同熬成胶块。这个胶块中包含着鹿角霜与鹿角胶。与元代分别熬再制丸时混在一起不同。但是，这种方法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明代还对鹿角霜的药性理论进行了完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鹿角霜功专滋补。如《本草纲目》载：“时珍曰：鹿角，生用则散热行血，消肿辟邪；熟用则益肾补虚，强精活血；炼霜熬膏，则专于滋补矣”<sup>[23]</sup>。第二是鹿角霜功弱于鹿角胶。如王文洁《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公元1573年)载：“熬过角晒复研，又名鹿角白霜。主治虽同，功力略缓”。皇甫嵩《本草发明》载：“主治虽与胶同，功力稍缓，与胶合为丸剂更妙”。第三是鹿角霜功胜鹿角胶。如陈嘉谟《本草蒙筌》载：“角熬犹胜白胶，因力较鹿更紧。填精髓，暖腰膝，益血脉，悦颜容”。

综上所述，明代对鹿角霜的炮制工艺进行了改进，完善了其药性理论，极大地推广了鹿角霜在临床上的应用。在一片盛赞声中，几乎听不到质疑声。可贵的是，清代医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

## 5 回归理性于清

清代医家对鹿角霜的炮制法式进行了反思。其核心问题是鹿角煮制后，其煮出的精华成为鹿角胶，剩下的鹿角霜是否还有疗效。如丁其誉在《寿世秘典》(公元1661年)中指出：“但粉霜似用其枯质，而胶乃取其精液。然诸方或各用之，亦或合用之，必其皆有补益，但恐霜逊于胶耳”。即鹿角霜为鹿角之枯质，鹿角胶为鹿角之精华，枯质之效当然不如精华。李熙和《医经允中》(公元1693年)载：“若以熬过膏之枯角用之，则滋膏已去，服之何益？”清代张璐《本经逢原》、黄宫绣《本草求真》、张仁锡《药性蒙求》均持相同观点。清代医家在进行上述反思后，对鹿角霜的炮制方法进行了新的探讨。这种探讨实质上是对唐宋炮制方法的“回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胶霜同制法的回归。李时珍《本草纲目》引述宋代麋角霜丸中的麋角霜炮制方法受到重视。丁其誉《寿世秘典》卷四载：“水浸七日，刮去皱皮，镑为屑，以牛乳满浸，乳耗再添，直候不耗，以油单纸封口，隔汤蒸之，水竭即添，频频看角屑，粉烂如面，即住，细筛漉去乳，焙用”。文中所述方法实际上就是宋代麋角霜制法的简写。赵其光《本草求原》(公元1848年)卷二〇载：“鹿角霜：取现年新角尚嫩者寸截，炭火烧过为末，水和成团，或牛乳和更妙，绢包再煨；或寸截置小缸中，酒和浸七日，刮去黄黑皮，盆盖泥包封，大糠火烧一日夜，研用。或生为屑，炒黄研细用”。该法亦不离麋角霜制法之渊薮。李熙和《医经允中》(公元1693年)卷一九载：“取嫩角截寸许，置小坛中，酒水相和，盆盖泥封，糠火煨三伏时，取出捣细如霜，名鹿角霜”。张璐《本经逢原》、严洁等《得配本草》均有引述。其实，该法是唐代孟诜《食疗本草》中记载的经验，原书载：“但于瓷器中或瓦器中寸截，用泥裹，大火烧之一日，如玉粉”<sup>[24]</sup>。文中所用方法为闷煨法，装入瓷器的鹿角并未接触水。而清代医家显然改良了孟诜的方法，其方法更接近于《本草求原》。所得为鹿角胶与鹿角霜的混合物。黄宫绣《本草求真》(公元1769年)卷二载：“角霜连汁煎干，书载能治脾胃虚寒便泄，取其温而不滞。若以煎过胶者代充，其胶既去，服之奚益”<sup>[25]</sup>。文中所指为煮鹿角霜时，胶汁并倒出，与霜同煎至浓稠。这种方法与李时珍《本草纲目》

所载“取粉熬成胶”同理。

第二是对鹿角霜的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清代医家重新学习了唐宋时期鹿角制粉的方法，如章穆《调疾饮食辩》卷五：“或细剉，炒黄色，碾为粉，名鹿角霜”；赵其光《本草求原》卷二〇亦载：“鹿角霜……或生为屑，炒黄研细用”。二文中均直接将鹿角粉称为鹿角霜。这也是对“霜”字的本义(像霜一样的粉末)的回归。

总之，清代鹿角霜炮制方法回归的主体思想是鹿角霜应制成粉状，且其含有胶质成分。在“厚古薄今”思想浓厚的清代，当时医家能够对明代流行的鹿角霜制法提出质疑，并回归唐宋时期古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情况在中药炮制史上也极其罕见。

## 6 结语

鹿角霜产生于隋代，当时仅是煮鹿角胶的药滓，在唐代仍未引起重视。宋代，随着鹿角胶使用的增加，鹿角霜开始进入医家视野。元代创立了鹿角霜炮制的基本法式。明代进一步改进了鹿角霜炮制的工艺，完善了其药性理论。清代对鹿角霜的炮制工艺进行了反思，认为鹿角霜应该将胶质留在霜中，重新定义了鹿角霜的概念，炮制方法开始回归唐宋。建国以来，清代医家的反思与回归，并未影响到《药典》。历版《药典》关于鹿角霜的表述趋于一致，即鹿角霜为鹿角去胶质的角块，这与明代的炮制理念相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鹿角霜的研究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鹿角霜应该是胶霜的复合体。即鹿角霜中应该含有部分鹿角胶的成分，完全除去胶质的鹿角霜入药并不符合传统中药学的认知。这种胶霜复合体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可以称为“鹿角胶霜”“鹿角霜胶”“新鹿角霜”或“全鹿角霜”等。

第二，应深入探讨胶霜合用工艺研究。可以尝试将成品鹿角霜与鹿角胶按比例混合。或先行将煮好的鹿角霜焙干研细粉，待鹿角胶浓缩至“挂旗”时将细粉倒入凝胶，比较二者工艺。对《圣济总录》麋角霜制法应予以重视，该法不但《本草纲目》予以收录，也是清代医家公认的鹿角霜主流制作方法，应予深入研究。

第三，应重新定义鹿角粉与鹿角霜。从各种

本草文献中可知，鹿角粉分熟制与生制。生鹿角粉制法不使用火力，而使用锉、刀、斧、刨子、镑刀等工具，将坚硬的鹿角制成粉状。熟鹿角粉的制法，使用火力，包括酥炙、火炙、焖煨、炭烧、酒淬等。严格地说，鹿角霜的制法使用了火力，属于熟鹿角粉的制法。为了使鹿角各种制粉法区分开，建议将鹿角未经加热处理成粉者称为生鹿角粉，将用火(不用水煮)加热处理成粉者称为熟鹿角粉，将用水煮过成粉者称为鹿角霜。

第四，鹿角霜应入丸散剂。以现代煮制鹿角胶的工艺水平，鹿角霜可谓胶质尽出。这种鹿角霜入汤剂先煎是无任何意义的。鹿角霜即使有功效，其有效成分也不溶于水。在古代方书中，鹿角霜基本上均为入丸散剂。因此，现行《药典》规定鹿角霜用法为“先煎”是值得商榷的。

第五，对煮霜过程中热水频添的工艺原理应进行探讨。这种方法在《齐民要术》中并未记载。后世煮制阿胶、黄明胶、霞天胶等动物胶均无此要求。相反，在煮阿胶“打沫”过程还要求洒冷水。因此，热水频添是煮鹿角霜与鹿角胶的独特工艺，其对鹿角霜、鹿角胶的品质与药效有何影响，需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一部[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 323.
- [2] 葛洪. 补辑肘后方[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151.
- [3]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294.
- [4] 于大猛. 《本草图经》“牛皮胶制作不甚精”实验求证[J]. 北京中医药, 2020, 39(3): 282-285.
- [5] 雷斅. 雷公炮炙论[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503.
- [6] 孙思邈. 千金方[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9.
- [7] 王焘. 外台秘要[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421.
- [8] 陈衍. 宝庆本草折衷[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 [9] 赵佶. 圣济总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2098.
- [10] 唐慎微. 证类本草[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503.
- [11]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404.
- [12] 朱佐. 类编朱氏集验医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224-225.
- [13] 许国桢. 御药院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 91-92.
- [14] 危亦林. 世医得效方[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213.  
[15] 释继洪. 澹寮集验秘方[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1865.  
[16] 贾思勰. 齐民要术[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185.  
[17]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612.  
[18] 韩忭. 韩氏医通[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9: 34.  
[19] 吴球. 诸症辨疑[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4.  
[20] 陈嘉谟. 本草蒙筌[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202.  
[21] 许希周. 药性粗评[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2] 倪朱谟. 本草汇言[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671.  
[23] 刘衡如. 《本草纲目》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1867.  
[24] 孟诜. 食疗本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97.  
[25] 黄宫绣. 本草求真[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876.

【责任编辑: 贺小英】

## 从湿热论治岭南地区慢性肾脏病

谢桂权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 广东广州 510405)

**摘要:** 结合岭南地区地域与气候特点及慢性肾脏病的病情用药特点, 认为岭南地区慢性肾脏病多以湿热为患, 且患者多表现为湿热证。近年来的临床调查研究及分析提示岭南地区慢性肾脏病湿热证与感染并发症、炎症因子[血清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 $\alpha$ (TNF- $\alpha$ )、白细胞介素2(IL-2)、白细胞介素6(IL-6)等]、抗炎细胞因子(IL-4、IL-10、IL-12)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结合临证实践, 提出从三焦湿热立法, 分上焦、中焦、下焦对岭南地区慢性肾脏病湿热证进行辨证用药, 清利上、中、下焦湿热可分别选方藿香正气散、三仁汤、藿朴夏苓汤, 甘露消毒丹、连朴饮、黄芩滑石汤, 八正散、二妙散、三妙散、龙胆泻肝汤。治疗岭南地区慢性肾脏病湿热证的清利湿热经验方的主要组成为鱼腥草、板兰根、紫花地丁、苍术、薏苡仁、黄柏、石韦、玉米须。

**关键词:** 岭南地区; 慢性肾脏病; 湿热证; 三焦湿热; 清热利湿; 鱼腥草; 板兰根; 紫花地丁; 苍术

中图分类号: R6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213(2021)01-0188-04

DOI: 10.13359/j.cnki.gzxbtcm.2021.01.033

##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Lingnan Area from the Aspect of Damp-heat Pathogenesis

XIE Gui-Quan

(Dept. of Neph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regional and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edication histor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Lingnan area,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Lingnan

收稿日期: 2020-02-26

作者简介: 谢桂权(1949-), 男,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xzybjbf@gzucm.edu.cn